



洪泉湖

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。1993-1994年曾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，主要開設「政治學概論」、「比較民主制度」等通識課程。

給清大師生關於通識教育的一句話：

通識教育並非常識教育，它應該是由一組具有專業知識的跨學科、跨領域課程所組成，它強調人文與社會關懷、重視獨立思考與理性判斷，所以是所有大學生都需要的課程。

清華通識二三事

我所知道的清華通識中心，是從一九八〇年開始的。那時稱為「共同科」，主要是負責規劃並執行一些共同必修課程，例如中國近代史、國父思想、法學緒論和國際關係等，辦公室設在當時的舊行政大樓（現已改建為化學館）。稍後遇到台灣各大學的共同科大改革，本校的共同科也率先改為「通識教育中心」，並進行課程改革，例如「國父思想」就改為「憲法」或「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」等。在人文社會學院成立後，本中心才正式成為人社院的一員，辦公室也搬到紅樓（曾為圖書館，現正拆建為教學大樓）。多年後，人社院終於有了自己的學院大樓，於是本中心也隨著搬遷到後山的現址。這時通識中心所負責的課程已推及各類的通識選修課，因此專任教師也增加到十餘人。回顧這二、三十年來本中心的發展，亦可謂「世事多變」矣！

在紅樓時期，可謂本中心的奠基期，空間雖小，但與人社院各系所相聚在一起，也頗能替以理工為主的清華園，帶來一股人文的氣息。不但各種人文社會類的課程逐漸開設，而且有關人文、藝術、社會、經濟、哲學、法律、政治的演講和學術活動也多了起來，甚至春節前的學院尾牙，也有鋼琴演奏、音樂表演、詩歌朗頌、舞會等藝文表演，這應

是他院他校所難得一見的盛事。搬到後山以後，則是本中心的茁壯期，對通識課程的規劃，更加系統化，並開發所謂的「核心課程」，使得清華的通識課程，成為全台的典範之一。

通識課其實並不容易教，一般同學大多也會把它當作營養學分，不太重視，所以任課老師們教起來會特別辛苦，也較難對學生做太多的要求。不過，這也要看班級風氣而定。我個人曾教過動機系的通識課多年，動機系當時是最好的系，系裡的同學上通識課都很認真，缺課的人也不多，更令人詫異的是繳報告時，不但由班代統一收齊，並且排好順序一起繳交，更難得的是他們的報告內容也寫得頗為精彩，甚至超過人社院的學生，真令人佩服。我也教過理學院的某個系，他們上課的情形就很不理想，遲到的、打瞌睡人所在多有，我利用課間找學生了解狀況，學生們說：「我們班上士氣低落啊！」我問為什麼？他們又說：「因為進這個系感覺不知前途在哪裡？」我告訴他們說：「你們怎麼會這麼想呢？如果理學院的畢業生都還煩惱沒前途，那人社院的學生怎麼辦？」並鼓舞他們要自我振作，可惜效果似乎並不怎麼理想。

本人當年較常上的課是「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」、「憲法與人權」之類的課，由於結合台灣政治、

社會的發展經驗，所以還能讓學生產生一些興趣。記得一九九〇年三月發生「野百合學運」，有多所大學的學生聚集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示威，要求國會全面改革、修改憲法、加速民主發展。我發現課堂上有許多名學生缺課，詢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們都去參加學運了。課堂上的學生也要求：能不能全班到中正紀念堂上課？我認為這次學運所訴求的，正是課程內容之一，因此答應了他們的請求，於是師生連袂到中正紀念堂參加靜坐示威，老師們則輪流上台，為同學們打氣，同時講解爭取自由、追求民主的理念，這真是「歷史性的一課（刻）」。

清華不僅是台灣知名的學府，校園也以秀麗見稱。晚冬的梅園，有盛開的梅花，春天又有成功湖邊的杜鵑吐露春意。記得我在西院的老宿舍後面，曾植有一顆櫻花，至今已然長高，而且年年盛開。秋天的成功湖，四周樹葉開始染黃，透著滿湖的秋意。後山的相思湖，曾是詩人余光中詢問養鵝趣事的地方，湖邊的小步道和原始林，則是師生們和社區民衆健行的好去處。能徜徉在這片美麗的校園中，誠是清華人之福。不過，我個人覺得清華還有一項傳統，是他校少有的，就是清華允許「作夢」。不管是老師、職員，尤其是學生，只要他能提出各種創意、點子，而且具有一

定的說服力，學校常常會答應他，讓他去做做看！這項傳統可以說是進步的泉源，值得永遠保持下去！

這幾年，由於事情忙，比較沒有時間返回清華園，但是我知道清華的通識教育一直做得很好。所以在許多場合，我都會向學界友人推介清華的通識教育，我自己有一年曾幫台灣師大做一項「通識教育改革計畫」研究案，也特別回到本中心訪談當時的沈宗瑞主任。我認為，清華通識是值得肯定的，因為本中心的同仁們一直都很努力！就讓我們小小地「驕傲」一下吧！